

行，依附五蘊，故即通五蘊種子爲體，種子不離五蘊而有也。雖即通五蘊，然不可云五蘊爲體，以此五蘊有漏故，未順無漏故。

五法中正智攝。

以五法言，五蘊有漏非體，故非相名分別三攝。雖無漏未現行，亦無正智，以無漏種子故，亦正智攝。未證眞如故，非眞如攝。

三性中依他圓成二性攝，常無常漏無漏別故。

依他有染依他、淨依他，淨依他亦是圓成。圓成有常無常別，依他有漏無漏別，無漏種子有爲法故，未起現行未證眞如故，唯是二性中之無常無漏。

第二住以一切佛法無漏種子有漏隨順一切現種功德爲性，起順趣心故。

第二住爲勝解行住。已發菩提心，無漏種子未現行。此有漏心順趣無漏。即此隨順無漏之有漏心並無漏種子爲體，故說現種功德爲性。問：種子非別有體，即此隨順無漏之有漏心爲體，何必又說無漏種子？答：若無無漏種子，則此發菩提心、作善修行，可能是假現象，不能得到出世間菩提涅槃之成果，最多不過人天福報而已，未出三界輪迴。要知無漏是慧，非世間慧，是出世間慧。若無出世間慧爲主導，任何作善修福，一切禪定，總是三界中業，福是福業，定是不動業，皆是有漏善，非出世間無漏也。故既有順趣無漏之有漏現行，並無漏種子，方爲勝解行住之體性。

此等引證者如前已說。

述記說：「云何菩薩勝解行住？謂諸菩薩從初發心乃至未得清淨意樂，所有一切諸菩薩行，皆此住攝。當知前住於餘十一菩薩住及如來住，唯有因轉攝受彼因。於餘菩薩住尚未發趣未得未淨，況如來住。住此住中，普於一切餘菩薩住及如來住皆名發趣，然未得淨。於自住中名趣名得，爲令清淨而修正行。於前住中雖修諸善，性仁賢故爲之，非爲菩提故作也。未名發趣，故未入僧祇。此位所修皆名發趣，故與前別。此位思擇力勝，所作加行以分別慧，未得堅固相續無退菩薩勝修。此說無漏修慧不得，非有漏修此位不得。」此言種姓住唯有潛因，勝解行住乃爲發趣。種姓住性仁賢故行善，勝解行住發趣菩提爲菩提故行善，其作善以分別慧思擇力。初僧祇修皆是有漏修，未得無漏慧。勝解行住經一阿僧祇，此就恒常勇猛精進而言，非不勇猛勤精進者。如是長劫勇猛精進用分別慧思擇力，至初阿僧祇圓滿，進修四加行煖頂忍世第一，始得無漏入見道。

未證眞如，唯以有爲爲體。

未得無漏，未證眞如，故唯以有爲爲體。未證眞如，云有情皆有眞如，而無相無用，則雖有亦同於無。故未證眞如，不可以眞如爲體性。若未證與已證同爲體性，則凡夫應同於十地菩薩如來。又何以初地始證，進趣二僧祇，必然成佛，而凡夫多劫沉淪爲凡夫也？問：種姓住未現行，亦無相無用，豈不同於眞如之未證？何以爲體？曰：六處殊勝，有其異相用。無漏雖未現行，而有影響於有漏，故無漏種子未現行亦以爲體，眞如則未證時不可以爲體也。問：此住未言五法三性，應知何攝？曰：五法正智同前，亦以分別與相。三性依他圓成，同前，亦以有漏，理可推

知。

次十住。此論以有爲無爲無漏功德爲性，證真如故。

十住卽十地。十地之不同於前，以其證真如故，無漏現行。故以有爲無爲無漏功德爲性。無漏現行故，不言種子。

今亦取一切未曾得世間功德順趣者爲體。三十二相等非皆無漏。

十地中，有漏仍現行，非皆無漏，不但以無漏爲體，亦以有漏順趣者爲體。大論唯言無漏，畧而不具。今亦取有漏順趣者爲體。未曾得是後得智，世間是有漏，卽此順趣無漏之有漏功德，亦爲其體。如三十二相等，非皆是無漏也。未證佛果，已先有三十二相等。

五法中正智分別真如及相爲體。

故以五法言，除名，是四法，以無漏有漏無爲有爲共爲體也。

二性如前。

以三性言，如前云依他圓成二性，然此不別常無常有漏無漏。

如來住以有無爲無漏功德爲體。

已斷爲涅槃，如來唯以無漏之有爲無爲功德爲體。

總觀此所說十三住之體性，有是種子，有是現行，有是有漏，有是無漏，有是有爲，有是無爲。不但以真如爲體性，亦有非以真如爲體性，不但以無漏爲體性，亦有以有漏爲體性，不是一元論、不是本體論。與性宗之言體性，意義大異。混而爲一，以彼解此，大誤大誤。

(完)

(上接第38頁「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鐘」淺議)

平添了無限春色；佛像雕刻則形成了中國的民族藝術風格；佛經的傳入還爲我國的文學帶來了新的意境、新的文體、新的命題和造詞方法；佛學和古典哲學的交互影響，推動了哲學提出新的命題和新的方法，它以獨特的思維方式使人們得以解放思想；佛經的刻印促進了我國印刷術的發展，現存世界上最古的刻印本幾乎都是佛教典籍；佛教故事還常常成爲藝術家們進行創作的題材；我們日常口語有相當一部份也是源於佛教；其它隨佛教而傳入我國的還有天文、醫學和佛樂等等，不勝枚舉。佛教對中國文化的影響如此之深，給我們留下了如此輝煌燦爛的寶貴文化遺產，其實都應歸功於「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鐘」的出家僧人，因爲沒有比丘僧就沒有佛教，也就更談不上有如此豐富的佛教文化了。因此，我可以理直氣壯地說：「正是這些撞鐘的和尚「撞」出了中國的民族風格」。

古德云：「一日不作，一日不食，」俗語也說：「不勞動不得食」。和尚撞鐘是自食其力、盡職盡責的表現，如果每一個人都能以「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鐘」的態度來對待事業和工作，那中國何愁騰飛不了？

相反，應當受到指責的，倒是那些只想索取而不願「撞鐘」的人，他們才是真正的得過且過，不求有功但求無過，遇事相互推諉的人，才是真正拖國家後腿的混世者。

元代的高明有詩云：「光陰似箭催人老，日月如梭趁少年。」「朋友們，奮發吧，做一天「和尚」就要「撞一天鐘」，「莫等閑，白了少年頭，空悲切！」道友們，警醒吧，「莫到老來方學道，孤墓多是少年人！」

(完)